



论太谷学派对刘鹗小说的影响

**The Impact of the Tai Gu School on Liu E's Novel**

詹蕙菱

**CHAM HUEY LIN**

**21ALB0075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OUTLINE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 2024**





论太谷学派对刘鹗小说的影响

**The Impact of the Tai Gu School on Liu E's Novel**

詹蕙菱

**CHAM HUEY LIN**

**21ALB0075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OUTLINE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 2024**

##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4 Cham Huey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	2
第三节 研究方法.....	3
第四节 前人研究回顾.....	4
第二章 对个人修养的观点.....	11
第一节 发扬儒学正宗.....	11
第二节 兼通儒释道.....	13
第三节 情欲观.....	19
第三章 对政治与民生思想的观点.....	27
第一节 养天下之观.....	27
第二节 地方治理.....	30
第三节 政治立场.....	34

第四章 结语.....	37
-------------	----

引用书目.....	39
-----------	----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詹蕙菱 CHAM HUEY LIN

学号：21ALB00756

日期：2024 年 11 月 28 日

论文题目：论太谷学派对刘鹗小说的影响

学生姓名：詹蕙菱

指导老师：方美富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本文通过对照刘鹗小说和《太谷学派遣书》，旁引日记与书信，从太谷学派的论说找线索，探讨《老残游记》关乎个人修养和政治的观点受到了太谷学派何种影响。《老残游记》屡见对“宋儒”“理欲”的贬斥，以致引来误解，即刘鹗的批判是对整个理学体系的批判，若引《太谷学派遣书》关于理学褒贬兼之的讨论，便能发现太谷学派所针对的，是后儒无法形成完整的修养体系、达到至善之境的情况，因此《老残游记》才极力主张三教同源，用佛、道格物致知的长处弥补后儒的修养空缺。刘鹗拜入太谷学派，也在指引中确立养天下的理想，塑造其政治观和民生观。在刘鹗“养天下”理念的底色下，小说映照了现实所关注的民生问题：送罗盘反被污为汉奸，对应刘鹗力以西方技术挽救倾危之国却被阻；清官酷虐，对应官与民权力不平衡。刘鹗以作品明其养天下之志，用太谷学派圣功“教养天下”宗旨为自己辩白；小说展示的酷吏应对，反映太谷学派以“贤”限制权力失控的理想。刘鹗对经济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其政治思想则较于温和，对清廷展示顺从的姿态，其根本是太谷学派不主张反君。

【关键词】太谷学派、刘鹗、老残游记、情欲观、养天下、三教同源



## 致谢

首先得感谢基础班和大学三年间教过我的老师。我在中文系的课享受了非常多的乐趣，老师们对我的知识体系、鉴赏和批评意识的建构帮助甚大。可惜学了很多，忘的也多，仅有寸进之功，恐会辱没老师的声名，不好意思一一具名想感谢的老师。有时我惊喜地发现，哪怕是结课后，我也偶有翻阅从前上课笔记的需求；参加导师推荐的讲座，在日后碰到相关的课题时，讲座笔记也帮助我理清一些问题。万幸这些记录，证明我并非开无痕浏览模式上的大学，老师讲学的价值，有未发的余蕴。

我也要感谢整理了太谷学派和刘鹗文献的学者。文献搜集的工作漫长、琐碎，没有他们整合材料，我的论文也无以为据。翻阅《刘鹗集》时，我留意到编者请了数学、中医专家为刘鹗算学、中药学著作进行标点，不禁钦服于学者的严谨，对参与文献整理工作者的人员献上万分的感谢。还有图书管理员，她帮了我从藏书室中取出不上架的《太谷学派遣书》，解我燃眉之急。我从国外网购的论文用书能顺利抵马，也得感谢物流的高效稳定。

最后，感谢生活上支援了我的母亲、四伯、无血缘的阿姨；我的挚友、朋友、同学。我选择上中文系的背后，离不开挚友的支持，她帮助我度过了困难的时刻；大学三年间，也感谢朋友提供的陪伴和帮助。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课题背景

刘鹗生于咸丰七年（1857 年），亡于宣统元年（1909 年），享年 53 岁。<sup>1</sup>字梦鹏，字云抟（亦作笈湍），谱名震远，后来改名为“鹗”，字铁云，又字公约。<sup>2</sup>他见证了国家的动乱、外国的欺压、清廷的衰弱。眼见着中国这所古楼垂垂欲坠，却深陷于制度之弊端、科技之落后，对现况无比心焦、沉痛。

光绪十四年（1888 年），郑州的河水泛滥，刘鹗投效吴大澂，治水有成。<sup>3</sup>在北京第二年，他上书建议建铁路、开采山西矿产；建议被采纳后，他遭受士人批评为汉奸。<sup>4</sup>庚子之乱时，刘鹗从俄罗斯人手上购买朝廷仓库储粮，帮助很多人从饥饿中存活；几年后，政府以刘鹗擅自出售国库储粮的罪名，流放刘鹗到新疆。<sup>5</sup>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刘鹗在河工、经济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民生问题也投以巨大的关心。刘鹗政治上采取保守洋务派的立场，被误解为汉奸的委屈在其作品中有所表露。世人对刘鹗的评价有褒有贬，争议颇多，评价之间也互有矛盾之处。刘鹗的作品解释了他行为背后的所思所想，对评价刘鹗有参照作用。

---

<sup>1</sup>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页 1。

<sup>2</sup>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页 2。蒋逸雪《刘鹗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0）的资料记载刘鹗名孟鹏，是失误。正确应是字梦鹏，来源于其母梦大鹏而生刘鹗，不应为“孟”。网络资料多载“孟鹏”，恐以讹传讹，故特此注明。

<sup>3</sup>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页 269。

<sup>4</sup>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页 269。

<sup>5</sup>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页 269。

《老残游记》一篇，或为抒发自己这股沉闷心情、寻求同哭者的共鸣，是部反映刘鹗思想和社会面貌的小说；《铁云诗存》亦吟咏情性，揭露刘鹗情感和思想一角。鲁迅说《老残游记》“作者信仰并见于内”<sup>6</sup>，信仰即指太谷学派。太谷学派之名，起于民国时期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并被学术界采用，学派名取自创始人周太谷之名。在此之前，世人对太谷学派有种种称谓，如太谷教、泰州教、黄崖教、圣人教、崆峒教等，这些教名都不被太谷门人承认。<sup>7</sup>太谷学派是民间学术团体，带有浓厚的宗教和神秘性质，是儒学的旁支之一。它以儒学为宗，也引佛、道二家的教义，杂糅了三家的思想。太谷学派在历史上，曾经被官方围剿，即所谓的“黄崖惨案”，导致太谷学派有一段时间的讲学内容秘而不宣，外人难以窥见其面貌，直到太谷学派洗清邪教、异端的罪名，脱离被对付的危机，才逐渐公开其内容。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刘鹗对政治和民生的高度关注，其作品中有高度的体现，而他政治的政治态度，又可以从太谷教义溯源。简而言之，太谷学派思想横亘刘鹗一生，了解学说内容，对了解刘鹗生平和作品的思想依据具有根本作用。刘大绅便指出，想要读懂刘鹗作品，“必先知学问渊源，必更先知泰州学派及先君性行。”<sup>8</sup>此处泰州学派指的是太谷学派，彼时太谷学派并无特定教名，泰州学派是其别名

---

<sup>6</sup>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页 269。

<sup>7</sup>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页 395。

<sup>8</sup>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页 395。

之一。德国汉学家屈汉思则判断《老残游记》是“太谷学派传道书”<sup>9</sup>，徐允明进一步具体指出该小说透过黄龙子的对白“《西游记》是部传道的书”体现刘鹗创作论。<sup>10</sup>此处先且不论《老残游记》是否真为传道而写，《老残游记》反映时事，发末世悲音的同时流露作者信仰、太谷学派思想的底蕴是显然易见的，具有明显的师承痕迹。因此，我想从太谷学说中得到灵感，研究刘鹗作品当中呈现的思想。

前人对于太谷学派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讨论，对刘鹗作品的研究则集中在《老残游记》，多谈论小说的结构、形式、思想，也有涉及到作者和太谷学派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刘鹗作品中的太谷学说色彩，少有深入而细致的讨论。这也是我意欲结合《老残游记》《太谷学派遣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衍生的原因。本文研究太谷学派追溯刘鹗思想渊源，从中又可窥见清末学术与思想动向。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现存刘鹗的作品收录在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刘鹗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太谷学派遣书》、齐鲁书社的《铁云诗存》。《刘鹗集》收录作品类别包括古文字、音乐、河工、算学、文学、日记、书信等，涉及范围广泛；《太谷学派遣书》则收录了《铁云诗存》抄写本，齐鲁书社的《铁云诗存》则由刘蕙孙作注。本文将通过刘鹗小说探讨其的思想渊源，偶尔引用刘鹗书信、日记、

---

<sup>9</sup> 张堂琦，〈《老残游记》的域外之音——德国汉学家屈汉思博士〉，《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2年第2期，页1。

<sup>10</sup> 徐允明，〈太谷学说的传道书——《老残游记》〉，《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页225。

诗与小说剧情和思想对照，并从太谷学说入手，研究《太谷学派遣书》，主要涉及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的思想，理由如下：周太谷是太谷学派创始人，建立了太谷学派思想的基本特色；张积中建设黄崖山，做了很多实业，同时留下大量著述，为我厘清《老残游记》中的思想提供了相当多线索；李光炘作为刘鹗师父，其言行也有参考意义。我的研究主要通过《太谷学派遣书》厘清太谷学派的思想面貌，以梳理刘鹗作品思想与太谷学派之间的关系，证明太谷学派对《老残游记》的影响。

#### 第四节 前人研究回顾

太谷学派自黄崖惨案发生之后，活动转入地下，越发神秘，学派遣书也散落在门下弟子手中。讲学内容透过口耳相传、著作也不供外阅，外界因此对此学派不甚了解。随着时间推移，太谷学派相关文献公开于世，学术界也开始深入而细致地研究该教派，并对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记录。1957年，刘蕙孙发布〈太谷学派的遣书〉说明遣书的保存和流传情况、公开遣书目录。<sup>11</sup>他后又针对新发现的遣书增补提要，所著〈《太谷学派的遣书》补编〉于1996年公开。<sup>12</sup>1992年，陈辽发表〈所见太谷学派遣书〉，介绍太谷遣书。<sup>13</sup>1995年，方宝川作〈《所见太谷学派遣书》订补〉填补陈辽疏漏。<sup>14</sup>1997年，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遣书》出版，为研究该学派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014年，周新国《太

---

<sup>11</sup> 刘蕙孙，〈太谷学派的遣书〉，《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页3。

<sup>12</sup> 刘蕙孙，〈《太谷学派的遣书》补编〉，《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3期，页44-47。

<sup>13</sup> 陈辽，〈所见太谷学派遣书〉，《文献》1992年第1期，页215。

<sup>14</sup> 方宝川，〈《所见太谷学派遣书》订补〉，《文献》1995年第2期，页248-255。

谷学派史稿》出版，介绍学派发展情况和学派领袖生平。2016年，孙燕生《太谷学派遗书选编》注释、解读学派重要文献，勾勒学派基本思想。以上论著为学界揭开太谷学派神秘面纱，是了解刘鹗思想的重要依据。

关于太谷学派究竟是学派还是教派，学术史上曾有争议。它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两者的特点，是带有教派色彩的民间儒学分支。太谷学派发源于淮扬，清代嘉道年间由周太谷创立，发展到江淮、苏鲁、北京、天津等地区，通过心口相传，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sup>15</sup>加上黄崖教事件发生后，太谷学派的活动变得隐秘，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民间宗教或是邪教。<sup>16</sup>学界看待太谷学派，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认为其为学派、宗教，或二者兼有。

太谷学派门人后人刘蕙孙称：太谷学派是儒者流派之一，是程朱学派的发展，显然认同太谷为学术群体。<sup>17</sup>周新国认为太谷这一团体为学术群体而非教派，并具体划分了民间宗教和中国传统学派之间的界限：后者多皈依儒家学说，不神化学说始祖、谈及周易这等命题只为实际修养，并以辈分和学术实力划分层级等。<sup>18</sup>陈辽提出：周太谷对文人言儒，对官吏讲儒又讲房中术，对平民百姓讲儒学的同时也使用佛教的典故、气功等修养方法迷惑徒众。<sup>19</sup>从中可见，太谷学派杂糅各家学说，且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不过，陈辽不认为它是教派。他介绍太谷传人李龙川的讲学录时，称龙川虽比太谷吸收更多佛、道元素，也并非

---

<sup>15</sup>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页3。

<sup>16</sup>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页2。

<sup>17</sup> 刘蕙孙，《太谷学派的遗书》，页17。

<sup>18</sup>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页3。

<sup>19</sup> 陈辽，《周太谷评传》（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页9。

三教合一，因为龙川讲学以儒学为主，也引佛、道的说法作论据，但同时又对佛、道有所批判。<sup>20</sup>在陈辽看来，是黄葆年造神导致太谷学派宗教化。<sup>21</sup>

韩荣钧则认为太谷学派是民间宗教。他称周太谷言行狂放是以圣人自许，普遍见于教主中；讲学的形式、内容、规矩都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除四书五经上写有注疏之外，讲学内容透过口耳相传而不为门外人道，著作都不能示人，代表传授的不是主流的儒学；太谷学派内部的年谱有明显神化太谷的倾向。<sup>22</sup>韩荣钧的判断不无道理。带有宗教色彩的讲学内容，不仅仅只出现在创始人周太谷言论里，也出现在后世传人李龙川的语录上。例如，李龙川称孔子为道祖、遇到劫难凶害，可诵念大悲咒、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sup>23</sup>韩荣钧的发现，与周新国、陈辽的观点看似对立：周新国判断太谷学派为学术群体，认为非教派的特点是不神化学说始祖；陈辽认为黄葆年推动了宗教化，韩荣钧则认为黄葆年重新学术化、改革太谷学派，并且有意删减太谷学派遣书的神秘内容，形成了如今对太谷学派的认识。

其实关于太谷学派究竟是教派还是学派，早在 1927 年，卢冀野便评论了太谷学派历史全貌：太谷学派传承日久后，末流更注重神秘而放弃世学，这种有宗教无世学的情况给学派带来危机；后来又有人开始重新注重研究学问，才让太谷学派不至灭亡。<sup>24</sup>简单来说，太谷学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更倾向教派或倾向学派的时候，不是任何一者纯粹的形态。尽管如此，卢冀野还是认为太谷

---

<sup>20</sup> 陈辽，〈所见太谷学派遣书〉，页 215。

<sup>21</sup> 陈辽，〈所见太谷学派遣书〉，页 217。

<sup>22</sup> 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扬州大学，2011），页 8-10。

<sup>23</sup> 李光圻著，谢逢源编，〈龙传弟子记〉，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遣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第 1 辑第 3 册，页 41、76。

<sup>24</sup> 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东方杂志》1927 年第 14 期，页 71。

学派仍然属于王阳明学的分支，受王学讲学风气影响。他对太谷学派为学术群体的认识，基本形成了如今学界观点主流。2010 年，周新国将太谷学派称为“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sup>25</sup>，可见太谷学派复杂的性质被学界所认识，但大多都将其界定为学术团体，哪怕是认为其本质为宗教团体的学者，也延用受学界肯定的“太谷学派”称谓。

论及刘鹗作品《老残游记》中的思想渊源，朱禧〈刘鹗《老残游记》太谷学派及其他〉谈到《老残游记》如何阐述太谷学派的思想，并总结出了两种阐述方法。其一，刘鹗在书中不经意之间使用太谷学派的名词，如太谷灯、超凡入圣、周耳、仲珩、伯璠、胜姑。<sup>26</sup>朱禧认为，太谷灯隐喻周太谷的思想宛如明灯，周耳隐射学派宗师，可能指射周太谷或李晴峰。朱禧也举出宣扬太谷派思想例子：《老残游记》中，珩姑嘲讽宋儒“好德不好色”是虚伪，逸云现身说法表示少女怀春是天经地义。<sup>27</sup>朱禧没有言明小说中崇尚顺应人情这部分如何反映太谷学派的思想。实际上，这可以从李光圻的言论中找到依据：“天理不违乎人情，人情乖即天理灭也”“非情不通，非欲不结”“闻道德而悦，见纷华而不悦者非人情也”<sup>28</sup>。刘鹗作为龙川弟子受其师直接影响，无怪乎在作品中有反宋理倡人情的倾向。朱禧也发现了《老残游记》对异端的解释、对韩愈《原道》中某些观点的批判，是太谷学派思想的体现。朱禧虽然提出了这点，但是没有进行具体的深入解释。他的论文提出了《老残游记》的解读方法，但

---

<sup>25</sup> 周新国，〈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太谷学派发展轨迹探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页 81。

<sup>26</sup> 朱禧，〈刘鹗《老残游记》太谷学派及其他〉，《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页 2。

<sup>27</sup> 朱禧，〈刘鹗《老残游记》太谷学派及其他〉，页 2。

<sup>28</sup> 李光圻著，黄葆年删定，〈观海山房追随录〉，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第 1 辑第 3 册，页 45、49。



是还有探讨的空间。本文将要在此基础上，结合情节和太谷学派教义对刘鹗作品抽丝剥茧。

徐允明提出，《老残游记》中太谷学派的体现有三者：圣功的形象化、伦理观、政治态度。<sup>29</sup>他谈到李龙川“海不可防，海不必防”和黄葆年主和思想“焉用战”的思想在《老残游记》中有所体现，而刘鹗本人的思想与前两者有所区别，因此《老残游记》自叙中才“有家国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sup>30</sup>，显然是以自身民族、教派兴亡为主要关心内容的。刘鹗《老残游记》序言道出其创作动机，为寻求共鸣者：

“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sup>31</sup>

刘大绅则点出了《老残游记》初编是刘鹗随兴所作：

本来写作既无用意，亦无背景。<sup>32</sup>

《老残游记》最受人误会者，为描写中表现思想处。初编中尤为先君不知不觉自然之流露，二编则属于有意专写。前半写心理，后半写佛义。<sup>33</sup>

---

<sup>29</sup> 徐允明，〈太谷学说的传道书——《老残游记》〉，页 225-233。

<sup>30</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台北，里仁书局，2013），页 2。

<sup>31</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页 2。

<sup>32</sup>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页 393。

<sup>33</sup>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页 395。

刘大绅的观点说明了《老残游记》创作意旨的非单一性。刘鹗自然流露中带有深刻的太谷学派背景，而“佛义”则体现了其师李龙川讲学时旁通佛道、三教杂糅的影响。了解太谷学派，有助于条理刘鹗有意、无意的小说叙事。

刘鹗代表作《老残游记》的性质界定，学界众说纷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老残游记纳入谴责小说范畴：“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sup>34</sup>，也因此大多文学史、小说史相关论著都将《老残游记》界定为谴责小说。不过，这部作品和一般谴责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傅含章认为，《老残游记》的主题思想，是作者对时代和前途的忧虑和对补救方法的思考。<sup>35</sup>从这主题来看，《老残游记》似是抒情的政治小说。有者则将《老残游记》看作太谷学派传道书，如屈汉思、徐允明等。王学钧则否定了种种学界对这部作品的定义，认为它是刘鹗的自辩状。<sup>36</sup>他认为《老残游记》题材繁杂，而作者的自辩意图则贯穿始终，是针对官场、社会、学派内部的谴责的回应，依据是主角老残的善行善意总被曲解、诬陷。樽本照雄则认为《老残游记》是部书写作者成功的经历的小说，拥有强烈的自传性质。<sup>37</sup>

从以上种种说法来看，《老残游记》具有多种面向：对“清官”之恶的揭露、国土垂危的沉痛抒情、太谷学派信仰的流露、对世人误解的辩白。哪怕《老残游记》确实是刘鹗的自辩状也好，他所用的依据，也和太谷学派有密切关系，这也是本文之所以从太谷教义下手研究刘鹗作品的缘故。《老残游记》

---

<sup>34</sup>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页 269。

<sup>35</sup> 傅含章，〈论刘鹗《老残游记》主题思想之呈现〉，《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17 年第 34 期，页 39。

<sup>36</sup> 王学钧，〈《老残游记》新解〉，《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3 期，页 168。

<sup>37</sup> 樽本照雄著、邹天隆译，〈试论《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页 510。

的创作过程断断续续，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各篇章的主旨和表达意图有所落差也是合理的，因此不能武断地将其中一种面向界定这部作品，只可确定刘鹗思想与太谷教义紧密的钩连。

有关《刘鹗诗存》的论著不算多。武卫华〈“兴之所至 任意咏歌”——刘鹗文学创作理论的基础〉梳理了刘鹗诗集体现的感情与创作论<sup>38</sup>，罗时进、李金坤的〈晚清刘鹗《铁云诗存》的精神世界〉则探讨诗中反映的刘鹗生活面貌。<sup>39</sup>伏涛所作〈《铁云诗存》谏论〉为诗集分体，<sup>40</sup>〈从《铁云诗存》看刘鹗人生“三游”及诗歌“太谷化”〉则探求刘鹗诗的思想体系。<sup>41</sup>研究刘鹗诗的多从内容、形式展开论述，少有涉及刘鹗思想与信仰源流，重点探讨刘鹗诗和太谷的关系的仅有2017年伏涛著的一篇。因此，本文将在此之上补充细节，紧密结合太谷学派的流动史和教义探讨刘鹗思想面貌。

---

<sup>38</sup> 武卫华，〈“兴之所至 任意咏歌”——刘鹗文学创作理论的基础〉，《东岳论丛》1991年第6期，页90-95。

<sup>39</sup> 罗时进、李金坤，〈晚清刘鹗《铁云诗存》的精神世界〉，《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页46-50。

<sup>40</sup> 伏涛，〈《铁云诗存》谏论〉，《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页38-47。

<sup>41</sup> 伏涛，〈从《铁云诗存》看刘鹗人生“三游”及诗歌“太谷化”〉，《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4期，页203-211。

## 第二章 对个人修养的观点

太谷学派治学采“六经注我”的原则，旨在发掘六经的微言大义。<sup>42</sup>太谷学派自认儒学之正宗，同时秉持“大学之道一”的想法，广纳各家义理，对理学派系的门户之见多有批评。太谷学派其中一个特点，便是自觉地持三教同源的态度，和一般理学受佛、道影响却极力与二教划分界限不同。

### 第一节 发扬儒学正宗

太谷学派大弟子之一张积中曾言：“我夫子生羲、文、周、孔之后，发羲、文、周、孔未发之蕴”<sup>43</sup>，批评明清儒学：“孔孟之学，不得传者，二千余年。周程振之，燯然息矣。今之为理学者，迂儒耳！”<sup>44</sup>刘鹗虽然认为宋儒有些道理不通，但是“尚有是处”，至于“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sup>45</sup>，对明清儒学的态度一如张积中。黄葆年也有如此观点，他认为乡愿是恶的极点，其反面是作为美之极点的尧舜，而今世儒学衰微，以恶为美：

---

<sup>42</sup> 王学钧，〈三教归一，天下为公——刘鹗与太谷学派思想论片〉，《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卷 16 第 1 期，页 81。

<sup>43</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第 2 辑第 1 册，页 212。

<sup>44</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 110。

<sup>45</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 9 回，页 159。

“晦庵而后，晦盲否塞，天知人智渺不知其所之，则以乡原为美而已矣。”<sup>46</sup>

《老残游记》也夹带对明清理学乃至其他二教子孙的批评：

“其理本来易明，都被宋以后的三教子孙挟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经注，把那三教圣人的精义都注歪了！”<sup>47</sup>

太谷学派和刘鹗看似都把明清理学说得一无是处，但是其攻击对象其实并不包括全员，甚至太谷学派就是理学的一支。从张积中的议论来看，他对阳明心学重新发扬致良知之说有赞赏之意：

致知者，知其知也。子曰知性，子曰吾无隐乎尔。斯义也，汉儒鲜知之。

程、朱之学，本于正心诚意，而略于致知。逮乎王阳明，而致良知之说，始畅于天下。而当时儒者，复以攻佛之见而转攻阳明。嘻！昧亦甚矣。<sup>48</sup>

太谷学派对后儒的不满，又自诩传承了儒学正统，在于他们认为大学之道是从格物致知兼修到治天下，而后世儒学往一个方面专研，不免走偏了。张积中、刘鹗等人都评价宋儒过于看重“诚其意”，但显然太谷学派也并非把他们

---

<sup>46</sup> 黄葆年著，〈黄氏遗书〉，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第1辑第4册，页441。

<sup>47</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11回，页197。

<sup>48</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193。

贬得一无是处。周太谷就曾经赞扬：“朱、张、程、程、周、孟、思、曾，儒贤之大者也”<sup>49</sup>，说明并非对理学全然否定。

## 第二节 兼通儒释道

与吸收佛、道思想，又否认三教合一的理学派系不同，太谷学派自觉地持三教合一的态度。<sup>50</sup>太谷学派自认继承孔孟儒学之正宗，却并不因此排斥佛、道的学说，无论是《太谷学派遣书》还是刘鹗小说《老残游记》，都使用了大量的佛、道元素。

刘鹗《老残游记》二编自序中使用了大量庄子的语言和典故：“人生果如梦乎？抑或蒙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趋而质诸蜉蝣子，蜉蝣子不能决。趋而质诸灵椿子，灵椿子亦不能决。”<sup>51</sup>，蒙叟即庄子，灵椿子亦出自《逍遥游》：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sup>52</sup>。然而，寿命短如蜉蝣不知人生是否如梦也就罢了，寿命长至灵椿也无法做出决断，究其原因，不过是寿命再长都未跨越生死界限，如同庄周梦蝶，怎辨别真实与虚幻？序言中虚构昭明、杳冥两个人物辩论，昭明否认人生如梦，认为昨日的“我”与“物”至今日依然存在，举《大宗师》“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sup>53</sup>作反例，认

---

<sup>49</sup> 周太谷著，〈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遣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第1辑第1册，页237。

<sup>50</sup> 王学钧，〈三教归一，天下为公——刘鹗与太谷学派思想论片〉，页81。

<sup>51</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自序，页363。

<sup>52</sup>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逍遥游第一〉，《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7。

<sup>53</sup>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大宗师第六〉，《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152。

为现实不会像梦境一般化作虚无。杳冥通过与作者的一问一答，以人无法记忆几十年前的今天所作何事，带出“过往的我已经逝去，未来的我也将消逝，无法稍作停留，就如同昨日的梦中人事物都归于虚无”的思想，证明人生如梦，庄子实言。刘鹗并未在昭明和杳冥的论断中取其一，而是更进一步地表达人生比梦还虚幻的想法：

夫梦之情境，虽已为幻为虚，不可复得，而叙述梦中情境之我，固俨然其犹在也。若百年后之我，且不知其归于何所，虽有此如梦之百年之情境，更无叙述此情境之我而叙述之矣。是以人生百年，比之于梦，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sup>54</sup>

刘鹗体认人生的虚幻，却认为无论是如梦的五十年间，抑或是五十年间的梦，其中都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sup>55</sup>无法忘怀，而《老残游记》二编，正是来自那些无法忘怀的事。从刘鹗批注、校勘《庄子》的内容来看，他对庄子的思想有所推崇和吸纳，<sup>56</sup>却并非照单全收。他生在清末，性格虽有几分好爽潇洒，但是无法不关注惨淡的现实，也无法不由此生出悲愤、失意、怅然。

刘鹗对于道家内容的肯定不是太谷学派中的特例。张积中读《关尹子》后作序：“孔子曰老子其犹龙乎？庄子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予读老

---

<sup>54</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自序，页364。

<sup>55</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自序，页364。

<sup>56</sup> 见刘德隆整理，《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上册，页627。

氏书，知妙窍之说，读关尹书而叹其言魂魄之详也”<sup>57</sup>，可以看出他肯定老庄之学的态度。

太谷学派不止吸纳道家思想，而是采取三教同源的态度。张积中谈修身养性时，兼谈儒释道，认为三家有共同之处，都是贯通的道理。他说老子的养气和儒家所言的修身是同个道理，而佛家的明心见性，和儒家的尽性同一，老子、佛家的养气和尽性，都可以达到至命的结果。<sup>58</sup>刘鹗也有相似的观点，《老残游记》玳姑：“‘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皆是无所不包的。’”<sup>59</sup>玳姑认为道有“道面子”和“道里子”两层，道面子就如和尚剃头着袈裟、道士挽髻披鹤氅，即铺面的招牌，其实两者的道里子没有分别。

《老残游记》透过玳姑强调和而不同的重要性：“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异端！如长沮、桀溺、荷丈人等类，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赞扬他们不置，是其公处，是其大处。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sup>60</sup>从这段文字的整体来看，刘鹗解读“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攻击不同的主张会带来害处。《论语》并没有孔子对如长沮、桀溺、荷丈人大加赞赏的记载，但是从孔子称荷丈人为“隐士”并让子路回去见荷丈人这点，可以看出孔子相当敬重隐士，并不批判他们避世的态度。玳姑进一步诠释“执其两端”，认为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只要是劝人向善、引人好公的宗教，并无不可。这大段话，目的在于宣传三教合源的合理性。在玳姑这个刘鹗的代言人看来，只为佛、老和

---

<sup>57</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第1辑第2册，页85。

<sup>58</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332。

<sup>59</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9回，页155-156。

<sup>60</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9回，页156。



儒家有所不同而攻讦，自然就会因为朱陆理学的不同而起两派之争，忽略朱陆同样是继承孔孟。刘鹗暗暗将朱陆和三教类比，说明佛、老和儒家的情况其实和朱、陆类似，仅仅是道面子的区别。张积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夫儒佛之异，异其迹也。儒以治世为本，佛以出世为先。”<sup>61</sup>

这种“三教同源”的说法，大量见于《张氏遗书》。张积中认为，“大学之道一”，囊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自从孟子之后，就少有人能够全面贯通这些道理了。<sup>62</sup>秦汉之后，大学之道便分裂成几家：道家讲格物，佛家讲致知；宋儒优先诚正，汉儒看重修齐，而豪杰之士治平。<sup>63</sup>从这段来看，张积中肯定老子、佛家的道理，也是大学之道的其中一种。太谷学派有包容佛、道的胸襟，正是来源于其与儒学同源的认知，所以《老残游记》玳姑有这么一段话：“若只是为攻讦起见，初起尚只攻佛攻老，后来朱陆异同，遂操同室之戈……”<sup>64</sup>透过攻讦来彰显自己的人，自然无法看出学问之间相通之处。

刘蕙孙认为太谷学派不可能是三教一家，<sup>65</sup>其根据是张积中曾说：“仆尝思之，教已分三。其教既异，道亦不同。”<sup>66</sup>实际上张积中所谈，是放心的诀窍。这段话的来源是秦大令询问张积中养气之道，张积中指出秦大令未能养气，问题的关键在于无法放心。“求放心”不是指静坐，也不是讲求佛家的明心见性，而是在万物纷杂时，能应对万物，同时保持觉知；佛家的修行能够入定，但是

---

<sup>61</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 189。

<sup>62</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136。

<sup>63</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136。

<sup>64</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 9 回，页 157。

<sup>65</sup> 刘蕙孙，〈太谷学派的遗书〉，页 11。

<sup>66</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310。

不能应物。<sup>67</sup>照张积中所举的例子：学佛却不剃发为僧、学道却不戴黄冠，就无法贯通佛、道的气脉来看，所谓“道亦不同”，其实指的是出世、入世修养方式的不同，张积中认为一个身在仕途的儒者，不能期望以事务繁忙之身，寻求成佛成仙之路。“道亦不同”，是《老残游记》中所说的“道面子”的道。前两段已经举例了张积中含有三教同源意味的论述：儒、佛的差别，在于治世、出世；老子、佛家谈的是格物致知之理，其实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再添上张积中一句话，太谷学派持三教同源的态度就非常明显了：“诸儒泥其象而攻之，亦门户之见也，奚有当乎？佛氏明心见性之说，即大学致知之说也。”<sup>68</sup>佛家发扬了致知之学，同样讲心性之学的后儒却贬斥僧人外观，显然让张积中感到荒谬不已：“孔、孟而后，千有余年，致知之旨，赖佛法以显，而后儒之执心为言者，乃议其髡而缙也，不亦惑乎？”<sup>69</sup>

太谷学派毕竟自称继承孔孟正宗，学者也大多将其归纳为民间儒学的一支，因此太谷学派自然是推崇儒学更甚于二教的。在他们看来，儒学包含了佛、道的义理，就连因为佛教传播才盛行的性命之学，也早已潜藏于儒学的内圣之中，却被后儒湮没。<sup>70</sup>这种观点在《老残游记》中有所体现：

---

<sup>67</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309。

<sup>68</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 192-193。

<sup>69</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 194。

<sup>70</sup>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页 69。

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唯儒教公到极处……若佛道两教，就有了偏心。<sup>71</sup>

张积中则认为儒家圣人身在世俗却不被世俗所扰，语中略带儒圣比佛、道的修养更高的意思：“凡夫溺情欲，紊三纲。二氏断情欲，绝三纲。圣人不断情欲而不为情欲所牵，不绝三纲而不为三纲所累。此其所以异于凡夫、二氏也”<sup>72</sup>，甚至认为“循佛之说，人类绝矣”<sup>73</sup>；同时又认为佛教被儒家攻击，却没有灭亡，反而更加兴盛，是“盖有天焉”<sup>74</sup>，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五霸假圣人之迹，佛老明圣人之心，去其迹而人类亡，去其心而天理灭，天故两存之。”<sup>75</sup>太谷学派虽然认为佛、老有其不足之处，但是他们有些道理能够言明圣人之言中的幽微之处，发扬格物致知之理，补充后儒所欠缺的一面：“孔、孟而后，千有余年，致知之旨，赖佛法以显”<sup>76</sup>。

---

<sup>71</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9回，页156。

<sup>72</sup> 李光圻著、黄葆年删定，〈观海山房追随录〉，页45。

<sup>73</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189。

<sup>74</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190。

<sup>75</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192。

<sup>76</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194。

### 第三节 情欲观

太谷学派从来不避忌情欲。李龙川言“天理不违乎人情……圣人不断情欲而不为情欲所牵”<sup>77</sup>，不沉溺于情欲，也不断绝情欲。克制欲望的张积中，也承认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人不可能无欲，“已欲立，已欲达”也是欲望的一种，并且“人生乎欲，欲在乎仁”<sup>78</sup>，仁与欲并非对立的存在。张积中对人欲的看法，是“其所不欲，道也，故曰无欲。求则得之，人也，故曰思诚。”<sup>79</sup>这句话来自于孟子“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sup>80</sup>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sup>81</sup>。张积中引用孟子的句子，表达无欲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自觉而主动地追求正道，便是思诚。张积中诠释《诗经》如下：

男女，情也。情贵乎仁，情而先仁，情斯渎矣。关雎仁也，寤寐之求之也，专其好也。鹊巢亦仁也，百两之御之也，备其物也。饮食，欲也。欲节乎礼，欲而无礼，欲乃荒矣……<sup>82</sup>

张积中承认“情”的可贵，但是内涵得有“仁”，否则情感将会变得冒犯。他透过追溯《诗经》的内容，讲出如何平衡情、欲的关键在于仁、礼。《老残游

<sup>77</sup> 李光炘著、黄葆年删定，〈观海山房追随录〉，页 45。

<sup>78</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62。

<sup>79</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63。

<sup>80</sup>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尽心章句上〉，《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360。

<sup>81</sup>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尽心章句上〉，页 352。

<sup>82</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118。

记》中玳姑给申子平讲道，也用男女交流不逾矩的例子说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理。

《老残游记》对于理欲的批判有明显的展现，书中透过玳姑的言论，表达情是发乎自然，止于礼义的观点，理欲则自欺欺人：

女子又道：“……‘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sup>83</sup>

玳姑的言论在《老残游记》中是有相当份量的。学者对她有相当多研究，有者认为她的原型是太谷学派的重要女弟子：李素心。<sup>84</sup>刘鹗之子刘大绅则认为玳姑并无原型，书中大部分人和事假借现实生活的材料，主要是为抒发感情想法服务。<sup>85</sup>无论玳姑原型为何，学者都看出了她所言和太谷学派有极深的关联，因此刘鹗书写玳姑时大有可能参照了太谷女弟子，并借此形象说出太谷学派的内容。

---

<sup>83</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9回，页158-159。

<sup>84</sup> 王子淳，〈试说玳姑〉，《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页173。

<sup>85</sup>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页395。

刘鹗写珣姑批评理欲存诚的虚伪的情节，亦可从刘鹗之师李光炘的言论中找到线索：

“人欲见性，非大学不可。大学，圣功也。小学，理学也。我非求异于诸儒，实欲发先圣之心传，不得已也。人但知遏欲去私在心上讲求。虽百倍其功，不能见性也。”<sup>86</sup>

李光炘同样认为无法通过理学所强调的遏欲达到见性，而完美的方法即是太谷学派强调的“圣功”，内圣外王的修养方法。太谷学派看重内圣之学的完整性，反对后儒有所偏废。太谷学派极为注重性命之学：“佛氏之见性，盖尽性之义也，二者皆可以至命。故曰我命在我。圣人则穷理尽性以致于命，盖兼而修之也。后儒昧于致知，惟言诚意”<sup>87</sup>，表明格物致知是内圣之学的基础，也是诚意的先决条件；“夫所谓学者，学乎言行者也，非学乎聪明者也”<sup>88</sup>，说明修身也是太谷学派治学的重要一部分。

张积中还议论后儒只知道诚其意，却忽略于致知，不能达到真正的意诚，而圣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sup>89</sup>是兼修“穷理”和“尽性”两者的。刘鹗则在《老残游记》借珣姑之口批判诚意的虚伪：“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sup>90</sup>珣姑对虚伪且

---

<sup>86</sup> 李光炘著、黄葆年删定，《观海山房追随录》，页4。

<sup>87</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332。

<sup>88</sup> 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页211。

<sup>89</sup> [魏]王弼注，[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说卦》，《周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289。

<sup>90</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9回，页158-159。

迂腐的理学嗤之以鼻：“今日无端谈到道学，先生令我腐臭之气沾污牙齿，此后只许谈风月矣。”<sup>91</sup>此处道学即理学，起初是学问之意，到了宋朝才开始指性理学。<sup>92</sup>由于当时存在假托道学捞取名声敛财之人，导致道学存在污名化的情况，以致“理学”之名替代了“道学”以继续活动。<sup>93</sup>如今“道学先生”专持贬义，指迂腐的读书人。老残嘲讽过道学先生装模作样：“其实我也不是道学先生，想吃冷猪肉的人，作什么伪呢！”<sup>94</sup>可谓是反复鞭答理欲的虚伪了。

那么，在太谷学派看来，何谓“诚”？诚，就是“通好恶者”<sup>95</sup>，能够真诚地面对并洞悉自己通过感官体验表现出的好恶。“诚”的下一步驾驭好恶，不被感官体验掌控：能从喜爱的事物中看出缺点、从厌恶的事物中看出优点。能够理性对待喜欢和厌恶，便是修身。《老残游记》便有如此的描写：玗姑握住子平的手，让对方回忆被老师握着手责打的情景，与此刻作比较。<sup>96</sup>这显然便是“好”与“恶”的对比，子平无法自欺欺人说出被责打时对老师的喜爱能超过被美丽女子触碰的喜悦，这是“发乎情”，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子平来见玗姑之前已经很疲惫，此时却显出精神振奋，是骗不了人的。男女深夜交谈，却没有逾越的内容，这是“止乎礼义”。不过，玗姑对“礼义”的理解，在晚清的年代是稍显特别的，“礼义”此处可以是玗姑心中对男女交往的底限。

太谷学派还认为，学习吟咏性情的诗，是认识“情”途径之一。《老残游记》有一处对比了真情和虚伪的诗的高下，可与太谷学派教义联系：翠环看多

---

<sup>91</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9回，页159。

<sup>92</sup> 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页289。

<sup>93</sup> 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页290。

<sup>94</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13回，页240。

<sup>95</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74。

<sup>96</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9回，页158-159。

了客人题的诗，大多都是自夸自己才气，或者称赞妓女容貌，她们同她又怎么样恩爱。实际呢，翠环没见过一个没才气的人，反倒应该是无才的人显得稀有珍贵了；比喻女子容颜，无非就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姐儿挣的钱都要给掌柜、伙计、鸨母分去，和嫖客要赏赐时对方都不甘不愿，骂妓女是强盗，恩情是没一点见着。<sup>97</sup>翠环见过的诗都是虚伪的，因此觉得老残的诗很有意思：“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你老的诗，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呢？”<sup>98</sup>老残回“‘各师父各传授，各把戏各变手。’我们师父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个传法，所以不同。”<sup>99</sup>虽然老残师父没明确指向，但作者刘鹗现实中也

有个师父：

圣门说诗、佛门作偈、道门咏歌，其义一也，多风人之旨。故长言嗟叹，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一切蠢动含灵俱含佛性，有性即有情，识得情字方能止于至善。秀问云何识得？师曰学诗。<sup>100</sup>

“情”暗含佛性，认识“情”也是修养的一种。刘鹗年轻时因为“多病废学”，自认对诗文涉略不深，后来又奔走四方，四十岁才有写诗的心情，因而“兴之所至，任意咏歌。非惟无术求工，并无求工之想。”<sup>101</sup>《芬陀利室存稿》开篇便是〈述怀〉，说自己弱冠时拜师李光炘，以及从中学到的思想；其

<sup>97</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13回，页237-238。

<sup>98</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13回，页238。

<sup>99</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13回，页238。

<sup>100</sup> 李光炘著、黄葆年删定，《观海山房追随录》，页109。

<sup>101</sup>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诗词联语：一、芬陀利室存稿》，《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上册，页561。



后的诗篇，也见真情，且杂糅三教思想，显然其诗受到太谷学派一定影响。小说中老残师父的传法，或许是指太谷学派。

《老残游记》逸云的经历可以说是刘鹗对于情与欲的进一步诠释。逸云曾经爱上任三爷，“闭上眼就看见他，睁开眼还是想着他，这就着上了魔”<sup>102</sup>，后来还想三爷给自己置办衣、帐、褥、器等。三爷说情话胡乱许诺“倘若能成就咱俩人好事，我就破了家，我也情愿；我就送了命，我也愿意”<sup>103</sup>，逸云信以为真，便说出之前所想。三爷先回去和老太太商量，后又将老太太拒绝的话一一叙述，“……若不要东西，真是爱你；要东西，就是假爱你。”<sup>104</sup>逸云原是愿意的，连庙里规定“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sup>105</sup>也想应下，可之后反复思量，想通其中利害，夜里梦见老翁对她说道：“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只因为贪恋利欲，埋没了你的智慧，生出无穷的魔障，今日你命光发露，透出你的智慧，还不趁势用你本来具足的慧剑，斩断你的邪魔吗？”<sup>106</sup>从此顿悟，从旧名华云改为逸云。逸云回德夫人话时，更表现出了超脱的意味：“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女人，教我怎样嫁人呢？”<sup>107</sup>摆脱了情欲的烦恼甚至洞悉男女之相：

---

<sup>102</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3回，页407。

<sup>103</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3回，页408。

<sup>104</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3回，页413。

<sup>105</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4回，页419。

<sup>106</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4回，页427。

<sup>107</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4回，页427。

因为众人皆不见天女是女人，所以花不着身……我辈种种烦恼，无穷痛苦，都从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这一念上生出来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无分别，这就入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了。<sup>108</sup>

刘鹗吸收了佛家的空相的思想，将之引入其情欲观，并在逸云身上体现出来。逸云将自己分为住世的逸云和出世的逸云，前者履行斗姥宫的姑子的责任，和来客沟通交流、陪酒搂抱，仅仅不陪睡；后者于闲暇之时，沉浸三教义理，观察自然之变。老残评论道：“空谷幽兰，真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这样高人，而且又是年轻的尼姑，外像仿佛跟妓女一样。古人说：‘莲花出于污泥。’真是不错的！”<sup>109</sup> 《老残游记》中体现的思想是和太谷学派相和的，不断情欲，也不溺于情欲。

将空相与情欲结合起来的论述，也见于《张氏遗书》：

“佛氏教人有性相二宗，性则洞见本来，相则律仪具足。佛之娶妻生子，邓州啖鹄肉，鸠摩罗什纳妓，济颠饮酒食肉，盖略乎律仪也。特除律仪以显法相，恐人之泥乎色相也……万物之母，常有欲以观其窍，常无欲以观其妙，所言有无亦即佛之真空妙有也。”<sup>110</sup>

---

<sup>108</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4回，页433。

<sup>109</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二编第5回，页441。

<sup>110</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335-336。

张积中说出这般话，现实中并未“特除律仪以显法相”，虽未断世俗生活中，私生活却并未放纵。友人给他推荐一位名姬，张积中拒绝，坚持一夫一妻，<sup>111</sup>他不以破色相的名义，行纵欲之实，在私生活中有一定的操守。同样的《老残游记》逸云顿悟后，不断绝男女交往碰触，也不破庙里清规。这说明太谷学派对情欲采取中和之道。

---

<sup>111</sup>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页 48。

### 第三章 对政治与民生的观点

太谷学派关注民生问题，采经世致用的态度，强调实践经验。刘鹗受其影响之下，主张先养后教，使民有所养的思想。《老残游记》有大量描写地方治理的篇幅，透露了刘鹗的政治和民生思想，其宗旨离不开“养天下”的概念。

#### 第一节 养天下之观

太谷学派极注重实业，反对死读书。子中刚拜周太谷为师，伏案读书，周太谷却让他停下，前去救济饥民：“民之大饥待食，其往周之，亦善读也。书也者，前圣人之糟粕也，多读何为？”<sup>112</sup>弟子又问，那就不读书了吗？太谷否认，并说：“可得其说，读之益。昧其说，读之荒。”<sup>113</sup>接济饥民是“善读”，是因为这是知行合一的一环，累积实际经验。周太谷还认为，做能力范围内的事、不做没能力做的事，都是仁的体现，有能力却不做，就是不仁：

---

<sup>112</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78。

<sup>113</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78。

或问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谓也？曰知之为知之，若禹知治水而为治水，仁也……不知为知之，若鲧不知治水而强其功，不仁也。知之为不知，若长沮桀溺知稼穡而不教民稼穡，亦不仁也。<sup>114</sup>

上文能看出周太谷对入世有强烈的坚持。他还认为，和平之世，要入世还是隐居无所谓，但若是乱世，便要发挥自己的能力：

或问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谓也？□曰危邦入而使不危，入则可。乱邦居而使不乱，居则可。天下有道，用之则行，可也；舍之则藏，亦可也。天下无道，用之则行，可也；舍之则藏，不可也。<sup>115</sup>

说出“无道则隐”的孔子，也同时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sup>116</sup>，这两句话存在矛盾，因此周太谷可能便是取两者综合理解。假定“天下无道，用之则行”就必须展示能力，虽然太谷没直说若“不用之”“不行”的结果，但结合整体语境来看，这种情况下隐世也是可以的。

太谷学派对经世致用的积极态度，又可以归到学派之宗旨“圣功”：

---

<sup>114</sup> 周太谷著，《周氏遗书》，页 478。

<sup>115</sup> 周太谷著，《周氏遗书》，页 378。

<sup>116</sup>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微子第十八》，《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页 250。

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同为空同之子孙，同培古今之道脉，同身同命，海枯石烂，无有贰心。<sup>117</sup>

上文为刘鹗致黄葆年的信，挑明了圣功要旨在于教养天下。从黄葆年讲解太谷学派圣功的内容“功莫大于教养”<sup>118</sup>来看，太谷学派宗旨在于“教养”，是确凿无误的。张积中在黄崖村中办学堂，学生不限男女贫富，学堂免学杂费，授课内容就是当时政府的课纲，<sup>119</sup>可以说做到了教天下的工作；黄葆年致力于讲学，也同样如此。至于刘鹗说自己致力于养天下，也没有夸大的成分。他当过治河官员，并留下了不少河工著作、笔记和治河材料。虽然刘鹗父亲刘成忠就是精通水利的专家，治河是其家学，但刘鹗对治河的上心，和拜师李光炘有关：“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无才学于禄，乃志在圣贤”。<sup>120</sup>刘鹗到扬州拜师，回淮之后，不再钻研科举文体，而是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首先便从家学河工开始。<sup>121</sup>可以说，刘鹗“养天下”的想法，是太谷学派启发的。

《老残游记》的主题之一，是刘鹗想澄清汉奸之名，表达自己“养天下”的用意。小说第一回，老残见有艘大船快沉了，却不赶快泊岸，反倒向错误的方向航行。<sup>122</sup>他想送掌舵的人罗盘，却被下等的水手和演说的“豪杰”污蔑为汉奸，从而引起众怒，自身的小船被砸。这影射了刘鹗现实中被骂汉奸的情况，

---

<sup>117</sup>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致黄葆年（一封）〉，《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上册，页754。

<sup>118</sup> 黄葆年著，〈黄氏遗书〉，页435。

<sup>119</sup>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页91。

<sup>120</sup>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诗词联语：一、芬陀利室存稿〉，页561。

<sup>121</sup>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页135。

<sup>122</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1回，页11-12。

他建议中国由华商向外国借款，以造铁路、建矿厂、提供当地工作机会。<sup>123</sup>这个方法能免国家举债，并且由精明的华商与外国人周旋，免于被洋商蒙蔽。<sup>124</sup>刘鹗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民失其养”，而发展铁路和矿厂，能养十万人。“师曰养而后教，则民易从。饮食者，所以开教化之原也”<sup>125</sup>，刘鹗想先解决民失其养的问题，或许和李光圻的“养而后教”有关。

“养天下”离不开财。张积中写《财用说》，讲出了治理国家的关键：“好恶其体也，言生财则其用也。”<sup>126</sup>“财之用以厚生”“仁者以财发身”，张积中认为财能够改善民生，若这财富不仅仅只是养活自己，而是行仁义之行，便能成就天地之道。<sup>127</sup>太谷学派重视财之用，但是反对不正当的聚财，反而应该“散财民聚”，改善民生。《老残游记》中老残欲以罗盘救船员和乘客，对应刘鹗欲引进西方技术，成就“民有所养”的太谷学派理想。

## 第二节 地方治理

刘鹗既然立志养天下，就不可能略过地方治理和基层问题。刘鹗在《老残游记》借老残之口表达了对酷吏的看法：

---

<sup>123</sup> 刘鹗著，〈刘铁云呈晋抚禀〉，刘德隆整理，《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上册，页 657-658。

<sup>124</sup> 刘鹗著，〈刘铁云呈晋抚禀〉，页 657-658。

<sup>125</sup> 谢逢源著，〈龙川夫子年谱〉，页 58。

<sup>126</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96。

<sup>127</sup> 张积中，〈张氏遗书〉，页 96。

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这个玉太尊不是个有才的吗？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倘若他也像我摇个串铃子混混，正经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医死一个，历一万年，还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数呢！<sup>128</sup>

引文里“玉太尊”确实有点治盗才能。原先曹州盗案频出，换玉贤管理后，变得路不拾遗。他办案尽心尽力，手段却过于残暴酷虐，一年之内站笼便站死两千多人，其中不乏冤假错案。刘鹗详细描写了于家冤案：于家被强盗偷藏赃物陷害，玉贤以为证据确凿，宣判死刑。差人想争取点时间救于家性命，便称站笼已满，建议先将于家收监。玉贤断然拒绝，下令打未站死的人两千板子，死了人好腾出站笼。<sup>129</sup>太谷学派创始人是反对使用滥用刑罚，尤其是盗窃罪：“古听讼，治盗无刑。问刑问民，岂无屈乎？”<sup>130</sup>更何况，灾害发生时国家有救济不到位的地方，这时“民岂无盗”<sup>131</sup>？治盗无刑的理由，是为减少冤屈的产生，加上体谅生活所迫之人。

---

<sup>128</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6回，页105-106。

<sup>129</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5回，页84。

<sup>130</sup> 周太谷著，〈周氏遗书〉，页284。

<sup>131</sup> 周太谷著，〈周氏遗书〉，页284。



清官的危害，早已有之：“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sup>132</sup>“尔居官声名甚好，但过于偏执，不度事理，惟以己所知者为是。天下凡事当中道而行。”<sup>133</sup>陈旭指出，清初皇帝内心并不信任清官，有者虽有道德操守，但缺乏行政能力；所谓分毫不取，可能是家中富足，或只是明面上不贪大的。<sup>134</sup>既然清官的危害早被觉察，那么《老残游记》玉贤收到提拔重用，或许和晚清社会秩序混乱有关。人口增长、集体贪污常态化、地方盗贼和武装组织增多，导致追求效率的清官受到朝廷欢迎。<sup>135</sup>玉贤受到重用，也是因为曹州盗贼猖獗，加上他办事有效兼有清官的声名。

申东造问老残解决盗案的方法，老残建议请江湖中人刘仁甫帮忙坐镇，能使有组织性的大盗安分。<sup>136</sup>许晖林对此提出了一个创见：老残的地方治理策略，主张官僚体系和民间、江湖分享权力，用侠士平衡官方和民间，同时又牵制作恶的匪帮。<sup>137</sup>不止刘仁甫，老残也承担了类似的角色，他到处游历，给申东造、白子寿等官僚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又不肯成为官僚体系的一员，甚至逃官：

“宫保要他搬进衙门去住，替他捐官，保举他。他不要，半夜里逃走了的。”

<sup>138</sup>《老残游记》不管是侠士、还是老残本身，似乎都是连接“民”“官”的连接点，以民的身份参与地方治理。但是这种作为法其局限性：有特别才能的“民”只有在官僚邀请下辅助执法工作，本质上是无法与官方或国家机器抗衡

---

<sup>132</sup>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61，《清实录》，页 575-2。取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资料库》，检索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

<sup>133</sup>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61，《清实录》，页 576-2。

<sup>134</sup> 陈旭，〈清帝眼中清官的行政能力及其政治教化功能〉，《社会科学辑刊》2004 年第 5 期，页 100-101。

<sup>135</sup> 许晖林，〈清官、汉奸与黄河：《老残游记》中的治理想像〉，《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20 年第 7 期，总第 71 期，页 154。

<sup>136</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 7 回，页 116。

<sup>137</sup> 许晖林，〈清官、汉奸与黄河：《老残游记》中的治理想像〉，2020 年第 7 期，页 156。

<sup>138</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 18 回，页 325。

的。太谷学派的学说，也并未指出一条能够阻止国家剥削残害人民的建议，而传统美好的道德观念，从未真正束缚国家机器的权力，让人民有不受宰制的自由。<sup>139</sup>

再看周太谷对于治国人才的想法：

国家以贤率能，以能率力，而国民益矣。能者率贤，不肖者率力，而国民损矣。贤者任重，能者任轻，事鲜终，鲜矣。能者任大，贤者任小，事欲终，亦鲜矣。<sup>140</sup>

太谷认为人才的贤、能、力，有层级之分。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三者分别对应何者：可能是贤君能臣，也可能是由高品官担任“贤”的一方，还可能指由“贤”的地方官率领其下有能力的官员。但若单纯论能者率贤则国民损，那么《老残游记》玉贤便是一个例子：雷厉风行下，不知葬送多少冤枉命。太谷学派经营实业做得出色，重视能力和实践，却也认为缺少品德的能官的危害大，这是因为能力没有道德约束的缘故。老残：“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sup>141</sup>民家无法反抗官家，《老残游记》压制官僚刚弼的只能更厉害的官僚：“这瘟刚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还靠得住些。白子寿

---

<sup>139</sup> “自由起源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微妙权力均衡中”，见：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著，刘道捷译，《自由的窄廊》（新北：卫城出版，2020），页 41。

<sup>140</sup> 周太谷著，《周氏遗书》，页 288。

<sup>141</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 5 回，页 86。

的人品学问，为众所推服，他还不忍藐视，舍此更无能制伏他的人。”<sup>142</sup> 山谷学派，以及各朝儒家都认识到权力不被限制的问题，在如此政治结构下，却只能以“贤”阻止“能”“力”的失控。

### 第三节 政治立场

刘鹗因为在《老残游记》批评北拳南革，加上写“驾驶的人并未曾错”<sup>143</sup>，而被称为“老新党”，即介于革新和保守之间的洋务派。这和刘鹗深耕于基层有关，他所见的，多是地方治理的问题，《老残游记》所书，也多为清官之恶。吴思提出秦汉以后的历史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官家主义，“中国历史向来是官逼民反”，其实是地主逼民反，由官家出手也很容易解决。<sup>144</sup>“皇权专制主义”过度强调了皇帝的权力，实际上官员、衙门也有立法立规的力量，对立法、执法的影响不容小觑，“官家主义”里的官家则包含了皇帝、衙门、官员个人，使用“官家主义”作为秦汉之后的权力形态或许更为合适。<sup>145</sup>那么，刘鹗认为“驾驶的人并未曾错”，是只见地方官员对民众的残害，却忽略了皇权也是左右国家命运的一环吗？一个推论是：刘鹗卷入了 1900 年光绪废位的君位之争，为自保而自白。<sup>146</sup>刘学指出《老残游记》是为自己卷入庚子年事件的辩白、对清廷的示好，因此批评北拳南革的第十一回被编者删去时，刘鹗停止在《绣像

---

<sup>142</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 16 回，页 291。

<sup>143</sup>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初编第 1 回，页 12。

<sup>144</sup> 吴思，《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 59。

<sup>145</sup> 吴思，《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页 59。

<sup>146</sup> 郑学，〈“光绪废立”与《老残游记》：重释刘鹗的救国理想与文体革新〉，《文学评论》2022 年第 4 期，页 70。

小说》连载。<sup>147</sup>刘鹗被革职并永不被录用，已经是出乎他意料的结果，所以其子刘大绅问是否可以上谕时，刘鹗答：“天恩高厚，喜出望外，然意外之风波，尚须防也。”<sup>148</sup>刘鹗透过写小说辩白的举动，或许有收到黄崖山惨案冲击的前置因素。

当年太谷学派北宗张积中领导的黄崖山寨被清廷剿灭，徒众或自杀或被屠杀，结局惨烈；李光炘和太谷学派南宗，则被清廷放过，学者推测，这和李光炘性格较为内敛，没有容易招来官方忌讳的公开行为有一定关系。<sup>149</sup>据和张积中有血缘关系的盛成记录，黄崖山事件后，曾国藩奉令缉捕李光炘，却约了他讲道，畅谈理学三天后放过了他。<sup>150</sup>这表示，李光炘当时展示的理学思想，并未被斥为异端。由于该条信息的来源是盛成的散文集，其中所记的家族轶事，或许存在主观的成分，但其中表现了一种观念：政治或思想的自白，有免遭迫害的作用。

另一方面，刘鹗深受太谷学派教义熏陶，而太谷学派于政治理念上，不主张刻意反君。<sup>151</sup>朱季康推测，大多黄崖山事件里的学生陪张积中自焚，因为没有反叛之心，所以不对抗清军，又因为自尊所以不自首，抵抗清军的“虎豹豺狼之性者”，其背景多是流民，因张积中收徒并无限制来历而得以加入。<sup>152</sup>作为太谷学派大弟子，又身在官僚体系中，刘鹗也没有颠覆现有政治结构的意识。

---

<sup>147</sup> 郑学，〈“光绪废立”与《老残游记》：重释刘鹗的救国理想与文体革新〉，页 72-73。

<sup>148</sup> 刘鹗著，〈抱残守缺斋·戊申日记〉，刘德隆整理，《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上册，页 738。

<sup>149</sup>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页 113。

<sup>150</sup> 盛成，《我的母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页 14。

<sup>151</sup> 朱季康，《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页 225。

<sup>152</sup> 朱季康，《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页 225。

刘鹗批评北拳南革，其观点还有商榷空间，前已有黄崖山的惨案为鉴，刘鹗在这方面会比较慎重，不流露反抗清廷的态度。

## 第四章 结语

刘鹗小说《老残游记》三教杂糅的元素、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太谷学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太谷学派之于刘鹗，不仅是学术派别，更是一种信仰，他推崇太谷学派，在师从李光炘后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于创作中宣扬太谷学派学说。学界大多因为《老残游记》而关注太谷学派，从这个效果来看，学者称《老残游记》为太谷学派的传道书也没错。

太谷学派反对以天理人欲来区分人心、道心，认为有性就有情和欲，而欲也包括推行仁的动力。“无欲”并非没有欲望，而是不追求不正当的欲望。太谷学派对于情欲的看法，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要从人欲中明心见性，就要通过圣功的修养。《老残游记》借“情”和“诚”的讨论，狠狠贬斥了宋儒和理学，但是如果结合太谷学派对理学褒贬兼之的评价，就可以得知他们针对的是某一种现象：关注正心诚意，却忽略格物致知。太谷学派主张三教合一，也是因为他们认为二教发扬了先秦儒学幽藏的性命之学，二教弥补了后儒于格物致知的不足。

《老残游记》也是一部政治辩白书，刘鹗在现实中遭遇汉奸的指责，加上卷入君位之争，于是用小说明其心。除了表露对清廷的顺从以自保外，他也传达自己以“养天下为己任”，为国家的险况痛心的心情。这和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圣功宗旨有关，太谷学派拒绝死读书，鼓励做实业，主张实现先养后教。

本文大多取太谷学派大弟子之间的共通点与《老残游记》内容相互印证，但太谷学派门人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这是我的论文中没有仔细辨认之处。

张积中收徒不限背景，使门人之间的性情、思想具有落差。周太谷、张积中、黄葆年、李光炘乃至刘鹗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何不同，也是值得研究的论题。

## 引用书目

### 专书（古籍）

1.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魏]王弼注，[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 专书

1. 陈辽，《周太谷评传》，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2. 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
3. 蒋逸雪，《刘鹗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0。
4.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5. 刘德隆整理，《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6. 刘鹗著，徐少知新注，《老残游记》，台北：里仁书局，2013。



7. 盛成,《我的母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8. 吴思,《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9. 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0. 朱季康,《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专章

1.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页390-41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 刘鹗著,〈抱残守缺斋·戊申日记〉,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页738-743。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3. 刘鹗著,〈刘铁云呈晋抚禀〉,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页657-65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4.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致黄葆年(一封)〉,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页754。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5.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诗词联语:一、芬陀利室存稿〉,《刘鹗集》上册,页561-567。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6.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页263-275。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 译著

1. 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著，刘道捷译，《自由的窄廊》，新北：卫城出版，2020。
2. 樽本照雄著、邹天隆译，〈试论《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页 496-512。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学位论文

1. 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扬州大学，2011。

## 期刊论文

1. 陈辽，〈所见太谷学派遣书〉，《文献》1992 年第 1 期，页 210-222。
2. 陈旭，〈清帝眼中清官的行政能力及其政治教化功能〉，《社会科学辑刊》2004 年第 5 期，页 99-104。
3. 方宝川，〈《所见太谷学派遣书》订补〉，《文献》1995 年第 2 期，页 248-255。
4. 伏涛，〈《铁云诗存》谏论〉，《唐山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页 38-47。
5. 伏涛，〈从《铁云诗存》看刘鹗人生“三游”及诗歌“太谷化”〉，《明清小说研究》2017 年第 4 期，页 203-211。

6. 傅含章, 〈论刘鹗《老残游记》主题思想之呈现〉, 《逢甲人文社会学报》, 2017 年第 34 期, 页 39-66。
7. 刘蕙孙, 〈《太谷学派的遗书》补编〉,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年第 2、3 期, 页 44-47。
8. 刘蕙孙, 〈太谷学派的遗书〉,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57 年第 2 期, 页 1-18。
9. 卢冀野, 〈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 《东方杂志》1927 年第 14 期, 页 71-75。
10. 罗时进、李金坤, 〈晚清刘鹗《铁云诗存》的精神世界〉,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1 期, 页 46-50。
11. 王学钧, 〈《老残游记》新解〉, 《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3 期, 页 165-174。
12. 王学钧, 〈三教归一, 天下为公——刘鹗与太谷学派思想论片〉,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6 卷第 1 期, 2003 年, 页 81-87。
13. 王子淳, 〈试说珣姑〉, 《明清小说研究》1996 年第 1 期, 页 170-183。
14. 武卫华, 〈“兴之所至 任意咏歌”——刘鹗文学创作理论的基础〉, 《东岳论丛》, 1991 年第 6 期, 页 90-95。

15. 徐允明, 〈太谷学说的传道书——《老残游记》〉, 《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4 期, 页 225-233。
16. 许晖林, 〈清官、汉奸与黄河:《老残游记》中的治理想像〉,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2020 年第 7 期, 页 151-172。
17. 张堂錡, 〈《老残游记》的域外之音——德国汉学家屈汉思博士〉,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1992 年第 2 期, 页 111-115。
18. 郑学, 〈“光绪废立”与《老残游记》:重释刘鹗的救国理想与文体革新〉, 《文学评论》2022 年第 4 期, 页 68-77。
19. 周新国, 〈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太谷学派发展轨迹探讨〉,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页 81-86。
20. 朱禧, 〈刘鹗《老残游记》太谷学派及其他〉,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 页 2-10。

## 网络资料

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资料库》, 检索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  
<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